

<<名城记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名城记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4122961

10位ISBN编号：7514122966

出版时间：2012-10

出版时间：经济科学出版社

作者：洪烛

页数：312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名城记忆>>

### 内容概要

作者选取中国十座耳熟能详的名城和十座安详宁静的小城，层层铺开，娓娓道来。本书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，为读者重现那些值得回味与眷恋的名城记忆，探求并继承城市的内在精神，为城市的人文积淀再描美好前景。本书并不是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，来体现它们在岁月沉淀和历史积累中所蕴藏着的文化力量。在新与旧、虚与实的对比碰撞中，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，其深沉郁挫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，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。

## <<名城记忆>>

### 作者简介

洪烛：原名王军，南京人，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被《女友》杂志评为“全国十佳青年作家”；曾获徐志摩诗歌奖、老舍文学奖散文奖，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，《萌芽》文学奖及《中国青年》、《诗刊》、《星星》等奖项。

出版作品有：《北京往事》《老北京人文地图》《游牧北京》《永远的北京》《颐和园：宫廷画里的山水》《与智者同行》《晚上8点的阅读》《你是一张旧照片》《我的灵魂穿着草鞋》《梦游者的地图》《抚摸古典的中国》《冰上舞蹈的黄玫瑰》《拆散的笔记本》《舌尖上的狂欢》《中国人的吃》《闲说中国美食》等。

其中《中国美味礼赞》《千年一梦紫禁城》《北京A to Z》等在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分别有日文版、韩文版、英文版及繁体中文版出版。

## &lt;&lt;名城记忆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## 上编 名城印象

## 003 北京

003 找不着北京

012 西山不见使人愁

016 北京，出帝王将相的地方

023 车水马龙北京城

026 保卫四合院

028 北京话

030 北京的风与沙尘暴

035 花木满京华

039 北京姑娘

045 北京不如上海浪漫？

## 052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是是非非

## 056 上海

056 旧上海

065 上海的外滩

069 上海女子

## 073 南京

073 南京：最忧伤的城市

07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

084 李香君的桃花扇

094 金陵春梦

098 南京的古城墙

101 单眼皮的莫愁湖

102 秦淮小吃

112 南京的茶馆

115 去南京必游的八大景点

119 我在南京的童年记忆

## 124 苏州

124 抚摸苏州

127 在苏州，寻找西施

129 苏州，出美食家的地方

132 寒山寺的钟声

## 134 扬州

134 扬州慢

138 形而下的扬州

143 扬州的码头

## 149 杭州

149 西湖使杭州成为半个天堂

151 许仙与白娘子的西湖

158 孤芳自赏的杭州

## 162 武汉

162 武汉的黄鹤楼

165 武昌鱼

## &lt;&lt;名城记忆&gt;&gt;

- 169 长沙
- 169 长沙，屈原的怀念
- 177 长沙的火宫殿
- 180 岳麓书院
- 184 西安
- 184 梦回长安
- 186 兵马俑与秦始皇陵
- 191 从华清池到马嵬坡
- 196 桃色长安，杨贵妃的两大绯闻
- 202 李白：长相思，在长安
- 207 西安，最沧桑的城市
- 211 无锡
- 211 二泉映月在无锡
- 下编 小城故事
- 217 秭归
- 217 秭归，屈原的故乡
- 220 海宁
- 220 海宁潮
- 223 海宁，诗神与爱神嫁接的地方
- 229 长治
- 229 长治，后羿射日的地方
- 235 长治，太行山与漳河水
- 241 楚雄
- 241 楚雄的短信息
- 244 楚雄的路
- 247 楚雄的滋味
- 253 楚雄：红色剪纸
- 254 楚雄的火把节
- 255 楚雄的鸟说的都是彝语
- 257 南通
- 257 南通，正是河豚欲上时
- 262 南通的长江四鲜
- 269 池州
- 269 池州，杜牧的杏花村
- 272 周庄
- 272 周庄是江南文化的样板间
- 278 镇江
- 278 镇江，爱吃醋的城市
- 282 敦煌
- 282 敦煌，寻找飞天之路
- 291 玉树
- 291 玉树印象
- 309 城市之书（后记）

## &lt;&lt;名城记忆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找不着北京在北京，当地人有句流行语：“找不着北”。

大意指摸不着头脑或迷失了方向。

我想说的是：我找不着的是北京。

明明身在北京，我却找不着北京了。

仅就我移居这座城市的近十几年来说，其面貌就发生了多少变化：星辰般的立体交叉桥平地而起，环城公路以惊人的速度拓展着年轮，林立的高层建筑使天空变得低矮，与之相伴随的是古色古香的老城区的萎缩与破碎。

北京现在还是有胡同与四合院的（文物部门特意要求保留的），但其越来越像聋子的耳朵了，仅仅是摆设而已。

很多留有我往昔脚印的地方，刚疏忽了没多久，再去光顾的话，就认不出来了，唯一没变的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老地名了。

这是一种类似于敲错了邻居家的门的尴尬。

真的想不到啊：在自己生存并且一向以为了如指掌的城市里，也会迷路，也会神情恍惚。

我算是佩服你了，跟我捉迷藏的北京，变什么像什么的北京。

当然，更别提与老舍的时代相比了，与康熙王朝相比了，与忽必烈汗的元大都相比了。

老舍虽是北京通，回来的话，若不向街坊打听，也摸不着自己曾经坐落在正红旗下的家门的。

北京变成了一座恐怕连老舍都要问路的迷幻的新城。

查阅北京的史料与绘图（包括乾隆时期的城区地图），我感到眼晕：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，必须掂量一下，才能猜测出往事的遗址在今天大致所处的位置。

慈禧算一位爱照相的太后，由她开始，关于老北京的照片多了起来，从颐和园、圆明园、紫禁城，延续到民间的菜市口、永定门呀什么的。

这些老照片帮助我们获得了对一个世纪前的北京的直观印象，同时也唤起了更大的遗憾：整整隔着100年啊，这里面冷藏的许多建筑、景物、风俗，都已海市蜃楼一样消失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自然，北京并没有变得空白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密集的星级饭店、超级市场、学校、写字楼、电影院以及应有俱有的现代化设施。

然而我时时有空虚的感觉。

在都市化发展的过程中，北京一点儿不比那些最初远道而来的摄影师们的故乡逊色，但这也正是令人担心之处：它是否在形象上快要变成第二个巴黎、第二个伦敦？

它是否在逐渐丧失自我？

跟其最初出现在西方人镜头里的原貌相比，北京越长越洋气了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这是一个染发、搽口红、扮酷的北京，一个开始偏爱燕尾服或牛仔裤的北京。

越来越难找了：旗袍上的暗花纹、中式马褂的布纽扣、高绾的发髻与低垂的云鬓、原汁原味的唱腔、明眸皓齿的本色……北京仿佛有两个：一个是往事里的，一个是现实中的，共同构成它的黑夜和它的白昼，它的梦和它的醒，它的传统和它的叛逆。

用俗话说来说，这就是老北京和新北京。

我也说不清楚：更爱哪一个？

也许，一个都不能少吧，它们唇齿相依，正是在相互的比较中增添着各自的魅力。

失去任何一个，都会打破这种近乎完美的平衡，都会令另一个失重或倾斜。

我个人的心愿也许是太奢侈了、太不现实了、渴望能同时拥有两个北京，享受其双倍的美感。

可问题在于：其中的一个正在蚕食着另一个，这座频频改建的城市正在滑向单调的边缘。

应该加以阻止，哪怕是用一篇文章、一本书，甚至一声呼吁。

就像半个世纪前建筑大师梁思成所做的那样。

梁思成申请保留危在旦夕的北京城墙时说：“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，人称俄国的项链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战火，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。

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‘中国的项链’，而应该是‘世界的项链’。

<<名城记忆>>

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，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。

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，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？

”这条项链虽然不以其个人意志转移地被摘去了，但它肯定会感动于一个书生的挽留。

我所能做的，也只能是遥遥的声援：抢救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算晚，都是必要的姿态！

我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寻找的心情，寻找那失去的项链，包括那个戴项链的贵妇人……我在搜索着灰烬里残存的记忆。

## &lt;&lt;名城记忆&gt;&gt;

## 后记

城市之书人类的社会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：乡村与城市。

说得更确切点，这是两种性质的文明。

而我们恰巧生存在文明的夹缝。

我同意英国诗人库泊的看法：“上帝创造了乡村，人类创造了城市。

”乡村是城市原始的母亲，城市则是人类亲手缔造的天堂，至少可称为对天堂的模仿。

天堂是神的家庭，风调雨顺，四季如春。

当无神论开始取代宗教，城市也就取代了天堂在人类想象中的位置。

热爱城市就等于相信天堂，这人间的天堂建立在开阔的地平线上，充满神性。

在自己的天堂里，人类丰衣足食。

每一座城市的地基，都填充着一部被湮没的历史，那在街道与楼群间呼啸的风是时间的呼吸或回声；

而城市的每一块砖瓦，都留有人类的指缝。

如果说乡村是从上帝手中继承的遗产，城市则灌注着人类自身的灵感，是以智慧及劳动兑现的神话。

世界上还有什么艺术品，能像城市一样博大、丰富，抑或比城市更能满足人类的自豪感？

那巨人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，通过公路、桥梁、工厂、政府、学校以及银行……获得更圆满地发挥。

城市是天堂的缩影，是人类创造神话的作坊。

这就是我对城市的感情：谦卑，进而膜拜。

人类创造了城市，城市又推动了人类的历史，使之提速、升级，变成神话中的神话。

今天晚上，我，一位惠特曼式的现代行吟诗人，漫步在北京的长安街上，构思一首城市的颂歌。

乡村的民谣早已过时了，城市以君主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视野。

田园风味的口哨，在轰鸣的汽笛面前是脆弱的。

我是一个乡下佬，但是我爱北京天安门——在城门的位置我会下意识地蹭蹭沾满泥水的草鞋，恢复了儿童的天真与虔诚。

城市的面孔永远洋溢着家长式的尊严，它的睿智、它的高贵，是我们百读不厌的课本。

我像个从偏僻的山区投奔而来的远房亲戚，瞻仰城市的光荣与梦想，臂挎的灰布包袱装满青草气息的诗稿，作为唯一的礼物。

家乡没有霓虹灯，田园诗人无法掌握城市的钥匙，有一道看不见的交通规则，专门用来制约方言与口音的。

这就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，记忆犹新。

我一直以外省青年的身份，隔着纸张、空气与歌声热爱北京。

这毕竟是一座皇帝住过的城市。

贵族式的宫殿平民化的胡同与四合院，共同掩盖住它的特殊性：在中国，这是城市中的城市，城市之上的城市。

它令我联想到唐朝的长安，宋朝的开封与杭州，以及明朝的金陵等一系列古老的地名。

哦，祖国版图的心脏，黄金时代的证明。

我还会联想到雅典（拜伦有诗《雅典的少女》）、罗马（俗话说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）、佛罗伦萨（徐志摩将这座文艺复兴花园音译作“翡冷翠”）、伦敦（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）、莫斯科（不相信眼泪的城市）、巴黎（浪漫主义的象征）、耶路撒冷（宗教的圣地）、伊士坦布尔（旧称君士坦丁堡更美）……人类的历史使一座座城市出名了。

星罗棋布的城市的名字，贯穿于任何版本的历史教材，闪烁永恒的光芒。

这已构成文明的结晶。

如果将其一一剔除，人类的往事会何等苍白。

名城与名人一样，推动了历史的竹筏，记载着永不冷却的光荣与梦想。

它们是城市中的英雄，时间的英雄，有多么风流的身世就有多么厚重的档案与爵位。

或许，我无法一一计算地图上所有城市（包括那些过路火车只停三分的无名小镇）。

但我仍然为它们而骄傲。



## &lt;&lt;名城记忆&gt;&gt;

对于它们各自的居民来说，每一个都是唯一的，不可代替，每一个都赫赫有名。

“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，请别忘告诉我的家人。

”（罗大佑歌词）许多人心目中家乡的概念，常常就是一座城市朴素的名字。

我们也会说：他是哪儿的人（譬如苏州人）。

这等于在承认：他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属于那座特定的城市的，哪怕他周游列国，在许多座城市留有迁徙的履痕。

如果有从未进过城的乡下人，那么也会有终生未离开过自己的城镇的小市民，那座城市的名称，简直代表了他的一生。

坐过火车、轮船、长途汽车的旅行者是幸福的，但那些从未体验过流浪、与自己的城市相依为命的人同样是幸福的，他们的根，从未脱离过本土。

在他们心目中，这座城市（哪怕再狭小）就是世界，就是一生，就是他个人的历史。

所以每一座城市的名字，都不该被怠慢的，是人类记忆粮仓里的谷粒。

城市是乡村的邻居。

乡村是城市的边疆。

生活在城市里，阳光与水源充足，乡村就显得无限遥远了。

即使走在今日之农村，也会感受到怀旧的气氛。

怀念愈趋衰竭的农牧业文明？

而城市象征现实与未来，激发着人类的憧憬。

如果根据传说来猜测，人类的第一座村庄是伊甸园（只有两位村民，亚当与夏娃）。

那么我们还可以使想象力更丰富一点：第一座著名的城市是特洛伊，因为荷马史诗而流芳百世。

荷马堪称人类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诗人（他注定为歌颂一座城市而诞生），描述了最古老的一场战争。

特洛伊是这样一座城市：与爱情有关，也与战争有关。

这座城市美丽的的女主人叫海伦。

为美而宣战，兵临城下，直至玉碎宫倾，《伊利亚特》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传记，或城市史诗。

在高楼里拧开自来水的龙头，我闻见了工业社会的气息。

自来水与电灯，是城市最初区别于乡村的地方。

乡村古典的月亮只有一枚，城市的灯火却有无数盏，足以构成地面上的星空。

当人可以创造光明的时候，天堂就不仅仅是神话了。

“我歌唱带电的肉体”——读惠特曼的这句诗，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。

是谁的手从莽原上清理出一小块开阔地，城市顿时积木一样堆砌起来了：教堂、商店、议会、手工作坊、邮局、医院、旅馆、水塔、车站、发电厂，我知道该各自安排在什么位置。

这是一具布满齿轮的躯体，我是其中会唱歌的一个零件，我随风而去的诗稿是撒在城市上空的传单。

如果空袭警报响起，城市忽然停电，从边缘开始，一条街道接一条街道，一幢楼接一幢楼，相继沦陷入亘古的黑暗。

这时候，诗人只能用手去触摸城市的面孔，而更远的星空，则像一座属于神祇的高不可攀的城市……城市是严肃的。

而某些时候，一场不宣而战的雨，就能给城市带来浪漫主义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。

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金钥匙。

古老的围墙与城门拆除了，但金钥匙依然保留。

钥匙上的锯齿是绵延的群峰，是山盟海誓。

这是我个人的幻想：随着右手轻轻扭动，咔嚓一声，这座城市所有家庭的门锁都豁然开启，像服从冥冥之中阳光的神谕。

或许所有钥匙都是同一把钥匙的复制，所有的家庭都欢迎着同一位解放者，城市深幽的时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。

诗歌征服了一座城市。

在我的手指触及琴弦之前，音乐就诞生了。

<<名城记忆>>

它使一座城市的行人都停下脚步，等待我的手势。

我的手势是世界的悬念。

城市从来不做白日梦。

我的夜晚是属于城市的。

我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幢塔楼里写诗，周围高楼大厦那一扇扇窗口的灯火相继熄灭，一切沉浸于寂静与黑暗。

我相信自己是最后的哨兵，在站着最后一班岗。

当这首城市的颂歌快要结尾的时候，我一抬头，察觉落地窗帘的缝隙透露出浅浅的鱼肚白，甚至隐隐听见楼下的露天街道响起黎明送奶车的摇晃声。

就像一趟沉睡了一宿的火车初启动，车厢彼此碰撞，咣地一声震颤——我的眉峰微微皱紧，意识到，在生活的轨道上，城市醒来了。

<<名城记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